

種子

短篇小說第二篇 柯錦鋒



柯錦鋒

民國36年8月20日生

台灣省南投縣

台中師專畢業。

經歷／

預官1年、教師16年

現職／

二重國小教師

曾發表之作品／

①走過秋的原野（散文集，光啓出版社）。

②草葉篇（散文集，光啓出版社）。

③悠悠十年（散文集，水芙蓉出版社）。

④梔子花（短篇小說集，商務印書館）。

⑤柯老師作文指導（教學論著，欣大出版社）

(一)

早上，陽光燦爛地照在山林上，彷彿繫上了一層金粉，我哼著口哨，往教室走去。教室建在陡壁的下方，孤零零的，只有一間而已。

說真的，我做夢也想不到，竟然會派到這個窮鄉僻野的小學校來。更不可思議的，學校的校長看了我的人事派令後，沈思了好一會兒才徐徐道：

「高老師，歡迎你到這個地方來。我想請你到分班教書，好嗎？」

「報告校長，分班在那裏？一共有幾班？」我說。

校長矮矮胖胖的，是個中年人，從上次的通信中，我知道了他的名字——簡清傳。他說：

「高老師，分班只有一間教室，建在山崖的下面，不過教室前面有一塊漂亮的台地，是個風景優美的地方。怎麼樣？年輕人，你願意去嗎？」

衝著年輕人這句話，我勇敢地應允了。但是我提出了難題：「校長，我的食宿怎麼解決？」

校長眯著眼，笑裂了嘴，大概沒看見這麼乾脆爽朗的人吧！一口氣就答應道：「高老師，一切包在我的身上。」

由是，我就到和平村當分班主任。三餐在村民廖金火的家搭伙，晚上住在他家裏的一間空屋裏。

我從往事的回憶中醒轉時，脚步已踏進簡陋的教室。

「老師，早。」廖淑娟從座位站起來，鞠了一個躬說。

「早。」我看了冷冷清清的教室，不禁狐疑道：「他們呢！」

「不知……道。」廖淑娟囁囁著說。

我看一看錶，才七時三十分，離上課時間還有三十分鐘。我想等下去。

於是，我踱到教室前面去看嬌艷欲滴的紅色茶花。她們似乎睜著美麗的腦袋，說：「高老師，早。」

我微楞了一下，喊道：「早。」

在山裏，我是不怕人家笑的。我彷彿返璞歸真似的，隨心所欲地和花草樹木打招呼，和枝頭

小鳥打揖交朋友。

七時三十五分、四十分、五十分，……，學生再沒有一個人來。我不禁心慌了，暗道：「他們怎麼還不來呢？」

說到分班的學生，僅有十五個學生而已。本來，縣政府早就有廢班的打算，可是經不起地方家長的請求及民意代表和縣議員的奔波，分班才得以苟延殘喘下來。

這十五個學生之中，男生有七個，女生有八個。他們都非常天真可愛，和他們相處了一個月之久，發覺到他們都很善良純樸，由是，我變得非常的喜歡他們。

八時正，我正要進去教室，猛不防廖淑娟背著書包出來了，「老師，我要回去了。」

「什麼？你要回去，這怎麼行？」我大吃一驚。

「老師，我一定要回去看妹妹。」廖淑娟睜著骨碌碌的眼睛，望著我說。

「那你背著書包來學校幹什麼？」

「我是來向老師請假的。」

「你的父母呢？」

「都到山上採茶去了。」

我不禁楞了，想不到採茶的季節一到，問題就來了。如果我的猜測沒有錯誤的話，其餘的學生不是上山跟大人採茶去，就是窩在家裏照顧弟妹哩！

「老師，再見！」也不待我應允，廖淑娟就走了。

我本想叫住她，可是隨即一想，別人都不來讀書，勉強留她又有什麼用呢？萬一連哄帶勸留她下來讀書，以後她的父母一火大，恐怕都會禁止她來學校請假呢！

冷冷清清的教室，空空蕩蕩的小台地，幾株漂亮的山茶花彷彿也沾染了寂寞的氣息，不再富有活潑蓬勃的朝氣。

我拿出了國旗，緩緩地升了上去。然後，我坐在花壇邊，一陣強烈的孤寂感侵襲了過來。我幾乎要掉下眼淚。

我思索道：「該怎麼辦呢？」

是的！這是很頭痛的事情。學生一個人都沒有來，站在一位教育工作者的立場，這表示了自己的努力不夠，甚至可以嚴重地下定論：這是一樁奇耻大辱哩！

「怎麼辦呢？」這個問題一直在我的腦海中打轉。

過了好一陣子，我逐漸想起了一個人：是的！該找他去。

我站了起來，沿著山路走著，走著。

(二)

一路上，我思索著：找他是不会錯的。

記得那夜在廖金火的家裏吃晚飯時，一個黑黑壯壯的大漢帶了兩瓶陳年紹興酒跑來湊熱鬧，「哦！金火兄，這位小老弟一定是高老師囉！哈，我想跟老師喝幾杯，爲他接風。」

「村長，歡迎！歡迎！」廖金火全家人表現得又尊敬又高興的樣子。

「原來是村長，失敬！失敬！」我站了起來。

「老師，不要客氣，請坐呀！」說著，他熱情地拍拍我的肩膀，示意我坐下。

村長加入了吃晚飯的陣容後，餐桌旁增加了不少熱鬧的氣氛。他好意地敬我酒，而且每次敬酒都有說詞：

「我代表地方父老，敬高老師一杯！」

「地方喜得年輕有爲的老師來教書，乾杯！」

「爲老師的辛勞，乾一杯。」

打通三關，我以爲喝酒可以免了，孰料他還不放過我：「我以家長身分，敬老師一杯。」我左右爲難了，照這種喝酒的方式，我的酒量再好，也會出洋相的！

「老師，我以家長的身分敬你酒，你怎麼不喝？」村長看我没有反應，不禁喧嚷了起來。

「村長先生，我的酒量不好，會出醜的。」我解釋道。

「哈！老師，你不會的，年輕人本錢嘛！怎麼會醉呢！」村長一廂情願地說。

局面變得很尷尬，還是廖金火出來打圓場：「老師，你就喝吧！他的孩子真的在你班上呢！」

「什麼名字？」我以爲村長是說著玩的，想不到他倒是貨真價實具有家長的身分呢！

「廖昌和。」廖金火回道。

「什麼？你們是本案哩！」我驚訝萬分。

「是的！我們還是親戚呢！」廖金火似乎很得意：「和平村裏的人，十個有九個姓廖的。」啊！原來是典型的親族村落。在這種講求關係和輩分依序排列的村莊，族長或是村長的權力可大了。往往一句話出口，就有立竿見影的效果。

我知道以後要仰仗村長幫忙的事一定不少，所以硬著頭皮說：「村長先生，不是小弟不給你面子，實在是酒量不行，心有餘而力不足哩！」

「乾了再說。」村長笑著說。

我知道不領情恐怕會使他不高興，不得已只好仰頭灌了一杯。

「好！好！有氣魄。」村長笑得很開心，誇下海口道：「以後有什麼解決不了的事，你可以找我，我廖木義一定想辦法幫你解決。」

衝著村長這句話，開學那一天，我把廖昌和叫了出來，問了他一些話，想不到他對答如流，人又長得眉清目秀，於是我宣布道：「廖昌和，你當本班班長。」

我以為會有人反對，那裏知道那些小蘿蔔頭都拚命鼓掌：「老師真有眼光，我們贊成廖昌和當班長。」

隨著時日的過去，我發現我下的這一著棋很好：廖昌和似乎是天生的領袖人才。

其他十四個學生中，每個人都很聽他的話。譬如我說：「明天晨間檢查要檢查指甲。」

嚇！第二天早上，廖昌和就站在半路攔截他們：「我先檢查一下。」

遇到不通過的，他就叫道：「趕快！這裏有指甲剪，剪了就沒事。」

我如果說：「回家要寫功課。」

廖昌和聽了，一到放學後，就集合他們：「不寫功課的人，我們不要和他做朋友。」

大家聽了都很害怕，沒有人敢不寫功課的。

我在山路上走著，畫眉鳥起勁地唱著歌，打斷了我的思考。

拐過一叢刺竹林，村長的紅磚碧瓦屋子出現在我的眼前。

一條黃狗汪汪地叫著，幾隻鷄、鴨驚惶地奔逃著。

「村長伯！」我喊道。

沒有人回答。

「廖昌和！」我改喊學生的名字。

仍舊沒有回聲。

我不死心，乾脆站到村長家的門口，大聲喊：「有人在嗎？」

許久，屋子裏才有輕微的響聲，一位老態龍鍾的婦人出來，見了我，似乎很憂愁的樣子，「

原來是老師哦！有事嗎？」

「我是來看昌和的，他在家嗎？」

「在啊！不知道怎麼搞的，昌和的肚子痛得很厲害呢！」老太婆說。

「吃過藥嗎？」

「吃了保濟丸都沒有效果呢！」老太婆彷彿想到了很重要的事：「老師，拜託一下，你幫我看看家，我馬上回來。」

「阿婆，您要去那裏？」我奇怪萬分，問道。

「我去問問帝爺公，求神明指示！」她說。

「慢著！」我笑著說：「我先看昌和再決定。」

到了昌和的房間，看見他痛苦地床舖上打滾。一摸他的身體，嚇！全身都是汗。

「昌和，老師來看你了。」老太婆說。

廖昌和抱著肚子，臉色蒼白，沒有一絲血色，費了好大的勁兒才說：「老……師，我很……痛。」

「那邊痛？」由於服兵役的時候，我曾在野戰醫院辦理文書的工作，略諳一些病理常識，所以關心地問他。

廖昌和指著他發痛的部位。

「什麼時候開始痛？」

「大概早上四點鐘左右。」老太婆搶著回答。

如果我的判斷沒有錯誤的話，廖昌和得的痛是急性盲腸炎。

我不禁著急了，急性盲腸炎不馬上送去醫院救治是很危險的。

「阿婆，村長伯去那裏？」

「去台北出公差，傍晚才會回來。」

「村長姆呢！」

「去山上採茶。」

「要走多遠？」

「兩個鐘頭。」

我一盤算，來回找廖昌和的母親回來，要花四個鐘頭呀！救人如救火，這是等不得的。

我向前背起了廖昌和，告訴老太婆說：「村長伯、村長姆回來，告訴他們，我送昌和上市裏的醫院去了。」

「老師，慢著哩！我還沒問帝爺公呢！」老太婆顯然慌了。

「不用問了。」我拔腿飛奔而出。

「老……師。」老太婆喊著。

我不理，加快脚步，直往產業道路的下方跑去。

(三)

一路上，廖昌和一直呻吟著，儘管我背得氣喘噓噓，幾乎快虛脫了，但是爲了學生，我還是忍耐著。

跑著，跑著，突然後面傳來汽車引擎的聲音。

我一喜，轉頭一看，原來是一輛運木材的大卡車。

我招招手，要卡車停下來。

司機果然減慢速度，漸漸停住了。他探頭道：「要搭便車嗎？」

「是的。」我說。

司機推開車門，我費了好大的勁，才把廖昌和弄了上去，接著，我也爬了上去，坐在司機的身旁。

車子往前開了，我雖然減輕了背部的負擔，可是心裏仍是一片憂愁：廖昌和會得救嗎？現在送去醫院會太晚嗎？

廖昌和拚命地喊痛，叫得我心慌意亂。看見這麼小的孩子，就遭到病魔的折磨，我於心不忍，幾乎要掉下眼淚。

司機是個年輕人，笑起來有兩顆大金牙。他找我搭訕：「孩子生病了嗎？」我點點頭。

「你的命真好，這麼年輕，孩子就長得這麼大了。」司機說。

「不，他不是我的孩子，是我的學生。」

「噢！」司機懷疑地問我：「真的？」

「在這種節骨眼，我還有心情跟你開玩笑嗎？」我悶悶不樂地說。

「這麼說來，你是分班的老師囉！」

我又點點頭。

「其餘的學生怎麼辦？」司機問我。

司機的語氣我是知道的。如果是粗枝大葉型的，恐怕不曉得他的話含有另一層玄機呢？這是一個有責任感的人。我在心裏暗道著。

「老師，你還沒回答我呢！」

我嘆了一口氣，「早上有一個學生來了又回家啦！其餘的都蹺課啦！」

空氣中有一股淡淡的寂寞氣息。半晌，他才發話道：「採茶到了，大家都忙得不得了，大概是自動放茶假吧！」

我不吭聲，低頭看廖昌和，看他的眼睛緊閉，臉色蒼白得像死人，一股不祥的預感閃進腦海裏。我吩咐司機：「快點。」

「好！」司機加快了速度，「送去鄉衛生所嗎？」

「不！送去新门市的大醫院。」我吩咐道。

「這麼嚴重？」

「嗯！是的，恐怕是急性盲腸炎哩！」

「孩子的父母呢！」司機問。

「爸爸到台北出差去了，媽媽上山採茶。」我說。

「出差？」司機提高了聲音。

「是的！他的爸爸是村長。」我解釋道。

「原來是村長的孩子。」司機好像認識村長的样子，冒出了這句話：「老師，你真好。」

「那裏？」我淡淡地說。

司機再不說話，一路上風馳電掣開到新门市。找了一家大醫院，車子停了下來，司機和我同心協力把孩子送進急診室……

(四)

檢查的結果，果然是急性盲腸炎，要馬上開刀。

護士拿了一張手術同意書，要我簽章。

我說：「我不是他的家長。」

「那麼你是誰？」護士白了我一眼。

「我是他的老師。」我說。

「他的父母呢？」她問道。

「都不在家裏。」

「那你等一下。」護士說完後，就到急診室去找醫生出來。

醫生是個年輕人，高高瘦瘦的，戴了一副眼鏡，說話很斯文，「聽護士說，你是廖昌和的老師。」

我領著頭。

「這怎麼辦呢？」醫生焦急地說：「家屬不簽字，我怎麼動手術？」
「我可以代簽嗎？」我的靈光一閃，問道。

醫生遲疑了一下，咬著嘴唇說：「好吧！也只有這條路可以走了。」

我簽了字，問他：「醫院只有你一個醫生嗎？」

「連院長一共有四個。」他說。

「我怎麼沒看到其他的醫生呢？」我覺得很蹊蹺，堂堂一所開放醫院，怎麼冷冷清清的，看不到其餘病患來求醫呢？」

「哦！院長到台中開醫學研究會去了，另外兩個醫生都有私事請假，下午才會來。」

「你一個人動手手術，有把握嗎？」

「難道你没有信心嗎？」醫生笑了，露出整齊的白牙：「動盲腸難不倒我。再說，醫院裏也有三個護士當助手幫忙我哩！」

我有點不好意思，不再發問了。

手術是在十一點鐘開始的。爲了安全起見，他們不讓我進去礙手礙腳。

以前，我也曾經被動過盲腸炎手術，知道這種手術並不很困難。所以廖昌和開始動手手術的時候，我的心裏還很平靜。可是隨著時間的過去，十一時三十分、十二時、十二時三十分、……，手術似乎還沒有完成。

我覺得事態嚴重了，心裏變得焦灼不安。我站起來，在手術室前面來回踱方步。

一點鐘，手術室的門還沒打開。斯時，我有一股衝動，真想撞進去看個究竟。然而爲了顧全大局，我忍了下來。

突然，手術室的門打開了，一位護士神色慌張的跑出來。

我迎了上去，問她：「好了嗎？」

「還沒有。」她跑去撥電話。

「你要幹什麼？」我發了脾氣。

「醫生找不到盲腸呀！我要請人來支援。」她說。

找不到盲腸，這怎麼可能？我暗忖著：難不成遇到了江湖醫生嗎？

或許是太緊張，護士連連撥錯號。

驀然間，我想起了一樁事，趕快發話道：「不要打了，廖昌和的盲腸可能生在背部附近。」
護士果然不打電話了，「有這種事嗎？」

「有啊！以前我在野戰醫院服過役，聽過這種病例。」我說。

我告訴她以後，就後悔了；天！萬一不是的話，那豈不是更加糟糕嗎？護士不假思索，豪爽地快步跑去推開手術室的門，門咿唔一聲又關上了。我的心中忐忑不安，生怕弄巧成拙，害了一個天真可愛的小孩子生命。

「廖昌和會死嗎？」我浮出了這個念頭。

我愈想愈害怕，怕到全身發抖，上下牙齒格格地作響著。

下午二時左右，醫生滿頭大汗走出手術室大門，他脫下手套，浮著愉快的笑容：「老師，謝謝你的提醒，孩子的盲腸部位果然和常人不一樣。」

「手術做得很完滿嗎？」我吁了一口氣，問他。

「放心，我處理得很好，你的學生已經沒有事了。」醫生說。

「病人什麼時候送出來？」

「再過一會兒就出來了。」

不久，昌和被送到一〇五室了。

我跟著過去，看見他安祥地躺在白色的病床上，臉上已沒有痛苦的表情。

昌和睡覺的姿勢很可愛，很像一朵山野的百合花——純潔，討人喜歡。要不是打著點滴，誰還會想到剛才他還和病魔做一場生死鬥呢？

我呆呆地看著他的臉，又想到早上上學的事；昨天我交代十五位學生一定要來上課的，今天到底是怎麼搞的？除了廖淑娟到學校虛幌一招外，其他的學生怎麼都不見蹤影呢？是我的教學方法有問題嗎？還是廖昌和生病不來上課，他們也如法泡製嗎？

茶假？那位司機說自動放茶假，有可能嗎？難道大人一採起茶來，就可以不要孩子來上課嗎？

我正在胡思亂想的時候，猛不防，有人推開門進來，是一個穿戴整齊，年約三十歲左右的少婦。

她望了我一眼，冷冷冰冰地說：「你就是高去帆，高老師嗎？」

「噢！你怎麼知道？」

「我姊姊從山脚下打電話給我，要我找昌和住的那家醫院。」她的眼睛好像兩把冰冷的刀子，凌厲地看著我：「現在，我總算找到了。」

我不禁倒退了一步，全身起了雞皮：「你……的姊姊是誰？」

「這個你也不知道哦！她是李宜蓉，村長的太太。」她做了趕人的手勢。

生平我沒有受過這種被人鄙夷的奚落，加上她出現的很突然，所以我不僅不走，還跟她理論：「誰能證明你是村長姆的妹妹呢？該走的是你呀！」

「莫名其妙。」她氣得全身發抖，嘴唇都變紫了，「我姊姊、姊夫馬上要趕來了，你還這麼囂張？」

「誰跟你囂張？」我火了，「沒有證明就是假的。」

「假的？照顧病人還有假的？你存心消遣人哪！」

「那可不一定哦！」我說。

我們大聲喧嚷著，把護士和醫生都驚動了。他們跑來排解，又是哄又是勸的，可是女人不管，大聲地說：「高老師，你要走開才行。昌和生病，不要外人干涉。」

爭吵聲把昌和吵醒了，他微弱地喊：「老師，你們吵……什麼？」

女人一個箭步搶了過去，「昌和，你爸爸和媽媽等一下就會來看你了。」

「阿姨！我……好痛。」到底是孩子，感情脆弱，說著說著就滾下了眼淚。

「好好的孩子，怎麼變成這種樣子。」女人呢喃著：「怎麼不……看……帝爺公呢？」

最後一句不曉得是無意的，還是有意地說給我聽，總之，我聽了非帶難過，也非常傷心。我全身無力，四肢冰冷地離開醫院，回到山裏去了。

(五)

回到山裏，我首先到分班教室把國旗降下來，然後平穩舒貼地放在講桌下面的抽屜裏。這時，太陽已下山，薄暮一寸一寸地圍攏了過來。

我慢慢地走回廖金火的家裏，出乎意料之外，他們全家人看了我竟然愛理不睬的，和往日的熱情簡直判若雲泥。

我到底做錯了什麼？我狐疑著。

晚飯是在默默無語的情況下進行的，由於我的心情很壞，情緒低落的結果影響了食慾，我扒了兩口飯就回房休息了。

廖金火的家人連一句話也沒說，彷彿我的存在是多餘的，吃不吃都無所謂似的。

我躺在床上，輾轉反側，萬念俱灰；天！難道我做錯了嗎？站在一位教育工作者的立場，真的沒有權利去關心，去幫助自己的學生嗎？

我又想到那位冷冷冰冰的女人，她的每一句話都是一把匕首：「昌和生病，不要外人干涉」

「怎麼不看帝爺公呢？」

帝爺公？我的心都要碎了；現在是什麼時代，竟然還有人寧願相信神明，不相信醫生的？許久，許久，房間外面有人敲門，「老師，我可以進來嗎？」

我聽他的聲音，知道是廖金火。我爬起來去開門，說：「請進！請進！」

廖金火也不謙讓，大刺刺地就在我的書桌旁坐下。

「金火兄，有事嗎？」我問他。

他望著我，沈思了一會兒，才慢條斯理地說：「當然有。」

「什麼事啊！」

「我覺得應該告訴你。」他似乎在想適當的語句，說話很慎重，「你不知鬧了很大的事嗎？」

「什麼事？」

「你帶走了廖昌和以後，村長的媽媽鬼哭鬼叫的。」廖金火頓了一下：「恰巧有一輛發財小貨車上山來，好哇！村長的媽媽上到茶山，就把事抖了出來。」

「抖了什麼？」

「說你跟他唱反調，不信神明，相信醫生。」

「有病看醫生，有什麼不對？」我委屈地說。

「本來也沒有事嘛！」廖金火好像很同情我，「但是阿彬仔託人傳話上來，說你把昌和送去醫院開刀，村長姆和她的婆婆就很不高興了。」

「阿彬仔是誰？」

「是卡車司機啊！笑起來有兩顆金牙。」

由是，我想起了那個古道熱腸的年輕人。多虧他的幫忙，我才能順利的把廖昌和安全的送到醫院，……。

「老師，廖昌和真病得那麼嚴重，需要開刀才行嗎？」廖金火偏著頭問我。
我不置可否地點點頭。

「希望你的抉擇是對的。」廖金火瞅著我：「村長姆和村長的媽媽是虔誠的帝爺公信徒，他們對醫生沒有什麼信心。」

我靜靜地聽著，儘管心中有很多話要辯駁，可是衡量情況，沒有開口申訴的必要。萬一搞砸了，真得愈弄愈糟

「現在他們全家人都到新店去了。」廖金火咳聲嘆氣，「他們說了一些不中聽的話，對你不好。」

我默默不語。

「老師，好好休息吧！」臨走之際，廖金火意外深長地說：「現在只有寄望村長伯能夠明察秋毫了。」

明察秋毫，就是這四個字，緊緊地在我的腦海翻滾。我更加不安了，想到了我的職業，我的前途，我的一生，……。

(六)

翌日，天剛亮，就有人來叫門，「高老師，你起床了嗎？」整整一個晚上，我都沒有闔眼。我的兩眼又酸又痛，跑去開門，「是誰？」

「高老師，是我們。」

我嚇了一跳，呀！原來是校長和村長雙雙駕到。

「有什麼事！」我訥訥地問。

「老師，我是來向你道謝的，你救了我孩子的一條命。」村長緊緊地握著我的手。

「高老師，昨天三更半夜，村長跑到我家裏，把情形都告訴了我。」校長笑著說：「你做得很好。」

「沒……什麼。」我說。

「還說沒什麼？高老師，你是我的大恩人，改天我要請你喝酒。」村長說。

「應該請！應該請！」校長附和他。

村長的話，倒使我想起了一件事，我告訴他：「如果你看得起我，就請你去叫那些學生來上課。」

「哦！沒問題。」他轉頭離去，「我保證學生的出席率會很高。」

校長向我豎起一根大姆指，說：「高老師，學校以你為榮，你已經播下教育愛的種子了。」

「校長，我……。」

「不要客套了，高老師，等一下分班教室見面。我先走了。」校長說完，也轉身踏步而去。

「校長，你去那裏？」我問道。

「高老師，我也要去叫那些學生來上課呀！」校長大聲地說。

太陽漸漸升上山頭了，鳥雀在山林啁啾啁啾地唱歌，迎接嶄新的一天，……。

(完)